

私享文库

老僧 编

恨書



书生活／我一生所恨
在书房／我的「书斋」生活
在书店／书摊小窃
在图书馆／天下图书馆一般黑
在做书／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吗
在写书／作者是骗子
在阅读／阅读是「癫狂」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私享文库

老僧 编



恨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 沈 山
责任编辑: 王 辛
装帧设计: 海 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恨书 / 老僧编.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ISBN 978-7-80720-798-6

I. 恨… II. 老… III. 藏书学—文集 IV.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2817 号

书 名: 恨 书
编 者: 老 僧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20-798-6
定 价: 20.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前言

编辑“私享文库”的创意，应该说最早来自陈平原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那套“漫说文化丛书”，其中《鬼话》、《恨书》的书名，就直接来自其中所选篇目（分别为施蛰存先生的《鬼话》和宗璞女士的《恨书》）。

“漫说文化丛书”堪称经典，但毕竟出版于十余年前，其趣味和形态，与现代读者似稍有距离，尤为遗憾的是，丛书所选篇目均来自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而实际上，同样题材，国外诸多大师也同样有所涉猎。如何把这部分作家及其作品收录进来，并辅之以相对现代，或者说俗点，相对“时尚”的编辑架构和形态，就成了编辑这套“私享文库”最主要的出发点。

编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不是篇目难寻，而是几乎无法最后确定篇目，因为历史上，涉足过诸如“鬼话”、“恨书”这类题材的经典作家、作品，可谓浩如烟海，而且篇篇精彩、独到，这就使得选择的标准发生了困难。最后，编者只好选择了一种相对无奈的策略，这种策略或许正如希区柯克在《我最喜欢的几篇悬念小说》中所表白的：

“这部书里的小说之所以被列入书中，只有一个原因……我只能说我喜欢它们，并且非常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这是一个相当自私的编辑意图，但除此以外，似也无他法。剩余的篇章，只好待将来有机会续编时，再辑录整理以飨有心者。

本书插图选自19世纪英国天才插画家比亚兹莱的作品，其插画艺术曾对毕加索、康定斯基等现代大师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需要在这里唠叨一下的是，文库中所选中国经典作家作品，文中

某些表述或字词使用方法，不符合现代规范，但为保持作品原貌，除极个别地方稍做改动外，一仍保留。

编 者

声明

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大多数作者及著作权益人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但因时间等原因仍有部分文章的作者或著作权益人未能联系上，请相关权益人与本书编者联系，以便代索稿酬。

联系办法

电话：13910065515

E-mail: shenshan66@263.net

目录

书生活 / 我一生所恨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觉得有几分吓人。书之可宝可爱，尽人皆知，何以会惹得我恨？有时甚至是恨恨不已，恨声不绝，恨不得把它们都扔出去，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

书籍对拥有者之控诉	理查德·德·伯利	3
书	豪·路·博尔赫斯	7
书	韩少功	17
人与书	郁达夫	21
恨书	宗璞	22
吞书长大	王安忆	25
书痴	古斯塔夫·福楼拜	28
书痴	林语堂	49
书痴	叶灵凤	59
书痴	黄裳	61
我一生中的书（节选）	亨利·米勒	69
偷书（节选）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73

在书房 / 我的“书斋”生活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试图实行绝对的统治，使这个小天地不受夫妻、父子、亲友之间来往的影响

我的书房	蒙田	81
书房	梁实秋	83
书房——建筑师会所	张永和	87

打开我的图书馆	瓦尔特·本雅明	89
我的书斋	志贺直哉	99
我的“书斋”生活	王安忆	101
借书	阿纳托勒·布罗亚德	103
论朋友还书	克里斯托弗·莫里	107
藏书之收益	理查德·德·伯利	109
为你的藏书辩护	翁贝托·艾柯	113
如何保管书籍？	伊丝黛拉·艾利斯 卡罗琳·西博	117

在书店 / 书摊小窃

成百上千次地走进书店，每次踏进大门时仍兴奋不已，就好像比赛开始之前，我从巨人体育馆的看台拾阶而上，看着下面宽阔的绿茵场

买书	朱自清	129
旧书铺	茅盾	132
售书记	郑振铎	137
旧书店	叶灵凤	141
挑书	止庵	143
书摊小窃（节选）	沃尔特·杰罗尔德	147
买书的惯例	若布·卡普兰	153

在图书馆 / 天下图书馆一般黑

衰老和恐惧也许误导了我。但我认为独一无二的人类行将灭绝，而图书馆却会存在下去：青灯孤照，无限无动，藏有珍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不败坏

书籍出借之方式	理查德·德·伯利	161
图书馆和图书馆员（节选）	埃德蒙·李斯特·帕森	165
巴别图书馆	豪·路·博尔赫斯	175
图书馆	泰戈尔	183
天下图书馆一般黑	翁贝托·艾柯	185
到图书馆去	王安忆	189

在做书 / 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吗？

假如编辑想要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在午餐时好好款待
经纪人，他们就必须不断抗拒大出版商施加的一元
化以及平庸化的压力

我与兰登书屋（节选）	贝内特·瑟夫	193
如何进入图书行业	斯图亚特·布朗特	201
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吗？	柯蒂斯	209
献给畅销书的推手们	井狩春男	219
《做书店》代序	徐冲	221

在写书 / 作者是骗子

通过操纵词语的各种“精微巧妙的”过程，作者必
须设计出一个文本，诱使读者相信一个与现实没有
明确对应的虚构物

作者是骗子	希利斯·米勒	231
写作是对自己的正式访问	佩索阿	235
作者的死亡	罗兰·巴特	237
《闲书》自序	郁达夫	245

我为什么要写作？	王小波	247
写作的恩惠	格非	253

在读书 / 阅读是“癫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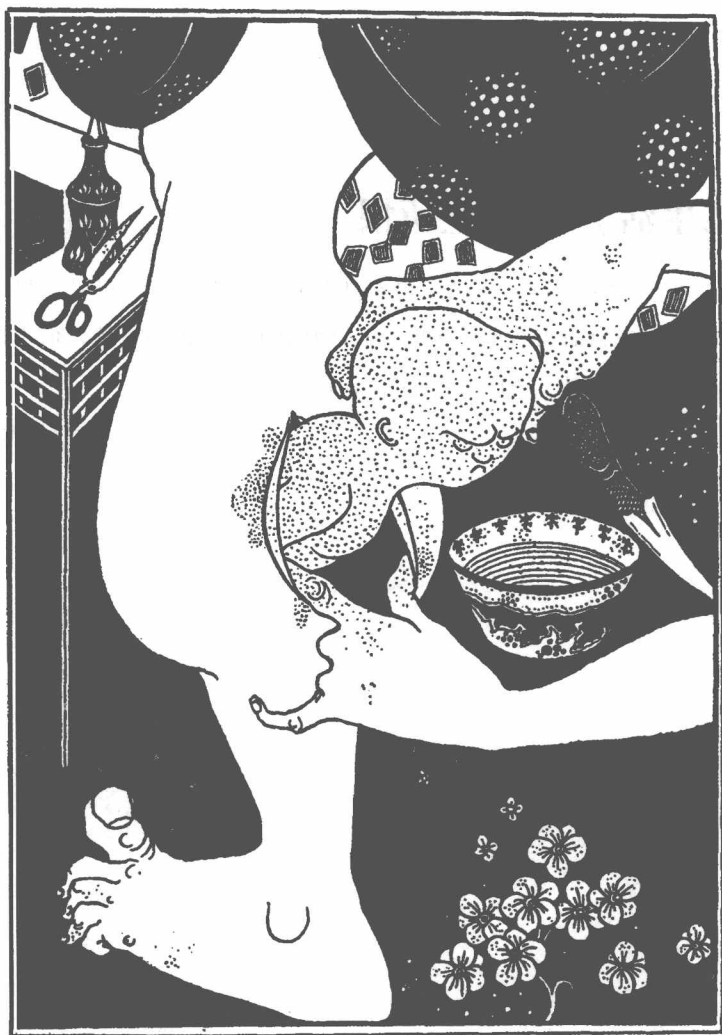
如果真如我所说，每个文学作品都打开一个独特的世界，只能通过阅读该作品才能到达它，那么阅读就应是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情感、想象，在词语的基础上，在自己内心再次创造那个世界

随便翻翻	鲁迅	259
闭户读书论	周作人	263
人厕读书	周作人	267
读书	老舍	271
读书苦乐	杨绛	275
在偏僻的地方读书	王安忆	279
有多少种阅读方式？	罗兰·巴特	281
阅读是“癫狂”	希利斯·米勒	283
阅读的非逻辑	希利斯·米勒	287
我的读书方法	三岛由纪夫	291

书生活 / 我一生所恨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觉得有几分吓人。书之可宝可爱，尽人皆知，何以会惹得我恨？有时甚至是恨恨不已，恨声不绝，恨不得把它们都扔出去，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

——宗璞



这些人是基督大军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他们用最勇猛的武器保护我们的薄弱之处，他们是自己时代最机警的狐狸的捕捉者，并将捕网留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用来捕捉不断吞噬成长中的葡萄的狐狸

书籍对拥有者之控诉

[英]理查德·德·伯利

宗教秩序之神圣庄严的奉献是惯于精心地护理书籍和在书中得到快乐的，仿佛那是他们仅有的财富。有些习惯于将祷告仪式之间的闲暇用来写出这些宗教秩序的人，使专注于此成为他们感到安心和用来作为身心调剂的休息。由于他们的劳动，在今天的大多数寺院中，这些神圣的宝库存满了无邪的印刷品，成为后世学者们灵魂得救之知识，并将快乐之光照在俗人的道路上。噢，手工辛劳，比起农业活来更令人高兴！噢，虔诚的独居，在那儿无论玛莎或玛利^①都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斥责！噢，快乐的房子，在那儿多产的利亚^②不会忌妒美丽的雷切尔，而是由所做和所思共同分享喜悦！噢，幸福的照管者，注定要从无尽的后代中享受繁荣，这种喜悦无论是种植树木或播撒种子，或是牧人对羊群的喜悦，或是建造任何加固的营垒都无法与之相比。因此，对那些神父的记忆应当是不朽的，他们的喜悦仅仅来自于智慧之财富，他们辛勤地供给了闪亮的灯光以对付未来的黑暗，使人们不再缺乏上帝的福音。他们极为精心地写作，不是在烟灰中烤成的面包，不是用大麦制成，没有发霉，而是用神圣智慧最精细的麦粉制成的无酵面包，饥饿的灵魂可以快乐地从中得到滋养。这些人是基督大

①玛莎和玛利被作为行为和思考两类生活的典型。雷切尔和利亚也有类似的比拟。

②雅各最初的妻子。

军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他们用最勇猛的武器保护我们的薄弱之处，他们是自己时代最机警的狐狸的捕捉者，并将捕网留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用来捕捉不断吞噬成长中的葡萄的狐狸。当然，高贵的神父，值得我们终生感恩不尽，如果你允许子孙后代像你本人一样，使将来的日子里没有退化和不可靠的后裔，你就会感到欣慰。

但是，还要痛心地提到，现在懒散的瑟赛蒂兹对付阿喀琉斯的武装战马竞选的饰物正散布在懒散的蠢人中间，眨眼的猫头鹰在鹰巢里指手画脚，懦怯的风筝坐在鹰隼的栖息处：

酒神巴克斯的书册总是被爱戴，日日夜夜灌输给人们，
教会法典却被忽略，以轻蔑的手将它拒于视线之外。

仿佛当今时代单纯的寺院僧侣们被名字的混淆所蒙蔽，人们更喜欢酒神书而不是祖先的书，对僧侣的研究成了痛饮杯中物而不是修订书籍，他们毫不犹豫地提提修斯^①变幻无常的音乐加进书中，出于对独身生活的妒忌，寻欢作乐者的歌声而不是哀恸者的吟唱就成为僧侣的祷文。羊群和羊毛，庄稼和谷仓，韭葱和叶菜，饮料和高脚杯成为当今对僧侣的阐释和研究，除了几个蒙上帝挑选的人以外，在这些人身上仍残留着的不是外表，而是圣父优于他们的轻微的痕迹。另外，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使我们有资格称赞关心和研究我们的教规，虽然他们从双倍的教规得到了他们的荣誉，却忽视了奥古斯丁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句子中领略到他的教义：每一天都将一定的时间用

^① Timotheus，著名的希腊音乐家。

于读书，错过这个时间的人将不再得到它。几乎没有人会在教堂念完祷文以后还会注意到这些真诚的治学规则，而将世俗之事和他们用过未收起的犁看做是最高的智慧。他们拿起弓箭，怀抱武器和盾牌，宁愿将进贡的救济品给狗而不给穷人。成为骰子和跳棋的奴隶，热衷于所有这些我们通常对世俗僧侣们也会禁止的事情，因此，如果他们将我们看做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容而不屑理会，我们不会感到吃惊。

接下来，尊敬的神父们，屈尊来回忆你们的圣父并将你们更忠实地奉献于对圣书的研究，离开了它所有的宗教都会动摇，离开了它奉献的美德将会像陶瓷碎片一样干裂，离开了它你再也没有光明可以供给世界。

(肖媛 译)



书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在人类浩繁的工具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书，其余的皆为人体的延伸，诸如显微镜、望远镜是视力的延伸；电话则是语言的延续；犁耙和刀剑则是手臂的延长。而书则完全不同，它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在《凯撒大帝和克雷奥帕特拉》一剧中，萧伯纳曾说亚力山大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中心。书便是记忆，此外，还是想象力。什么是对往事的追忆？还不是一系列梦幻的总和么？追忆梦幻和回忆往事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差异呢？这便是书的职能。

我曾试图撰写一部书的历史，但不是就书论书，因为我对书（特别是对收藏家的那些冗长不堪的书）的本身并无兴趣。我是想写人们对书进行的各种不同的评价。施本格勒比我先走了一步，他在《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有许多关于书的精彩论述。除了同意施本格勒的看法外，我也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古人并不像我们这样推崇书——这令我十分吃惊。他们只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说出的话会飞掉，写下的东西留下来。”这句人们经常引用的话，并不是说口头语言会转瞬即逝，而是说书面语言是持久的、然而僵死的东西，口头语言则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十分轻盈，正如柏拉图所说，口头语言是“轻快的、神圣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人类的许多伟大的导师的学说均是口授的。

我们先来看看毕达哥拉斯的情况。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不愿被任何书写的词语束缚住。毫无疑问，他肯定已经感受到“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使人新生”这句而后在《圣经》中出现的话的含义。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不愿受制于书面语言。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未提到过毕达哥拉斯，而只是谈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们。譬如，他对我们说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人们重视信仰、法规，主张永恒的复归。这些思想过了很久以后被尼采又发掘了出来。这就是受圣阿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批驳过的时间是循环的看法。圣阿古斯丁运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禁欲主义者的圆形迷宫中解救出来。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看法，休谟、布朗基以及别的许多哲学家都谈到过。

毕达哥拉斯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他是想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他的弟子们的脑海中。这就是“Magister dinit”(我不懂希腊文，只能用拉丁文来表示，其意为“吾师曰”)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弟子们会被导师说过的话束缚住手脚。恰恰相反，这正好强调了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

我们并不清楚是不是他开创了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理论，但我们知道，他的弟子们却很推崇这个理论。毕达哥拉斯虽已作古，但他的弟子们却通过某种轮回的方式（这正是毕达哥拉斯所喜欢的）继承了他的思想，当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新的说法时，他们就会这样说：我们的导师曾经这样说过。

此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例子：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柏拉图了。他